哉故夫子之得之也亦然推而至於有弟而兄啼人情物理達之世態人事亦當然者此二大士對談吾竊聽之

丘瑣山曰言造化只是箇順故至樂自然感人總不必拘拘法則只要効造化以化人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五

南華眞經評註卷之六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六百六十字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

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志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致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若隅已以禍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故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漠無為也，則其平而喪其質也。故曰：聖人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淡寂漠，息乎虛無無為，則雖臨乎險阻之變常平無難。平易則恬淡矣。患難生于有為，有為亦生患難，復平易恬淡，交相成也。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泯然與正

理，因任。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乎不淡者，管唯傷其形，淡，神德越喪于內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作。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隨心而作之，陰陽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不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為乎其間。故無天災，災生于逆。無物累，累生于逆物。無人非，與人同者必是焉。無鬼責，同于自得，故無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泯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不豫謀，理至而應。光矣而不耀，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信矣而

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無所欲。其魂不罷，有欲乃疲。虛無恬淡，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德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淡之德也。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至德常淡，故情無所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不可變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無物介之逆。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毛淡者，逆交物之情。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淡，則有所不能。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竭。勞弊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清；其動則平，鬱

物無所逆矣。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乎常。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淡而無為，與會但而已矣。動而以天行，若天運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況敝經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化育萬物，不可為象。所有無方。其名為同帝。同天帝之不為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教，而不離于身則無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真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純純則卿百行同衆萬變參偏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猶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物則雖大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褚伯秀曰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覬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矧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充孔孟之爲脩伊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一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

丘瓊山曰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

正一天師清 字 漢首堅 製作
道教學資訊網站

簡故曰末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莊子中最近時好

繕性第十六 六百三十六字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于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滑欲於俗思以求到其明。已亂其心于俗。所以求者愈遠其道也。謂之蔽蒙之民。若夫蔽蒙者必棄俗思之愈精。失之愈遠。其徹也。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棄俗而後知不淆。知不淆而性不失。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以知爲也。知高而任其自知。則雖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萬物而怡然自得也。其性。知而非爲。則無害于恬。恬而自爲。則無傷于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自彼出。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循。德無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爲仁。道無不理義也。無不義也。而仁義行焉。中而運任本意。則志得矣。志得矣。而義功著焉。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中純眞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運任本意。則志得矣。志得矣。而義功著焉。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展。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物皆自然。故至一也。遠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能無爲而義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世已失一。故不可解。故順而不推順之而已。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于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澆。皆非聖也。聖人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離道以善。善者。道之迹。故有善而道不全。險德以行。行者。運性而行之。故行之而德不爽。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心役爲先。則性去也。心與心識。彼我之心。識爲先。識無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志知但性。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質之飾也。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大道以不貴成。能存世。然存世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于道。故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若不貴乃交也。興相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德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隱故不自隱若無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旨大謬矣乃後延身以聘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所以交喪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濠漠之時也則反一無迹。反順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濠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興也此存身之道

不知也今聞人也未有身存而得而知矣因世不興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知而不以知窮天下。此濠漠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危然獨正之貌道固不小行。通于理塗德固不小識。黑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爲軒冕肆志。淡然自得不爲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戚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窮約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勝內其眢倒也

呂吉甫曰世與道交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覩世與道交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爲哉反一無迹率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黃寧極確乎其不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湛甘泉曰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遞遞說去以恬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大加不加窮居不

損意同議論醇極無疵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故尚之情無爲乎其間。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生而安者。各有極。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

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河百川之量而歸于河河歸于海海歸于天地則各有量也既發而視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若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惡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有質小者埋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見極其差而因其所觀所謂大者至是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倚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求者有由而反各知其物安其分通達者用其本步而遺乎自得之場矣此非乎之所以發德者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人而不究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馳于勝負之見而賜天民之稱夸豈達乎莊生之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一時而埋之一人之所通乎是非之一端乎王侯之位乎仁義之行乎辯士之言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有量時無止死生有時時行分無常終始無故日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窮各自大而不多亦無知量無窮撥而觀之知遠大小之物各有證驗今古故遠而不問遠常也撥而不跂撥猶去也知時無止謂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把閒短故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可得也故萬感其變者明乎坦塗死生者日之正道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明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惑舍故而不驚死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于所受之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小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是矣若豪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一物天地不見大于秋豪則強其形象載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予大則百窮天之而足也自大觀細者不見精與大皆非無也觀細明則為殺殺是知無形而不可圖者哉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殺所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若無形而不可圖則無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殺不得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圓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人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是故大人之行。

解夫神四字而行人皆信之不出乎害人。夫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寒暑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常人之塗哉不多仁恩。無安而不自多其恩動不為利。無理而動而自無害不賤門隸。任其所後而位當于門耳非由賤之故捐之無賤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焉不借人。各使自自不多食乎力。足而已不賤貪汙。廉自無欲行殊乎俗。已期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為在從衆。從衆之所為不賤佞諂。自然正直世之辭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外事不接于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故玄同也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適是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至

德不得。得者生于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大人無已。任物而已約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無也夫唯乎無形而不可圖者為然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各自足也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相賤者乃道之所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因彼所都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

不得其名。因其無名以觀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期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不相與為彼其而彼我皆欲自為。蹠與跖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清我之功弘矣。蹠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惡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動而偽識滋其天下失業而情性淵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

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自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治非者桀也然此二者各受天素不能相為也司是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爭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皆絕滅也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踵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好之則萬物莫不當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皆得我為是矣我為我性性為命失知為亂然物無定極性無常通殊性異便是非無主皆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見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于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適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為皆得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皆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道隨物之迹下得不殊斷五帝世殺行王之所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反衍猶拘性無拘束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反衍猶拘性無拘束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所施無常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四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公當而已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所同求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泛泛然無所在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兼懷萬物內而平往者也置狀球而承其翼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莫不皆足道無終始物有死生死生者因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成無常處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而形不變年不可舉往舉之今去而不能時不可止留止之使不可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未常守故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之日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變不可移就而守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乎其間則反其自化矣河伯曰

然則何貴於道邪。以其自化。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達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機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濡。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險不能危。真無不通故若不能若也。非謂其薄之也。聖心所安亦不能知之。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之所遇。謹於去就。審去就之非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賦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知雖落天。德在乎天。志人任知。則蕩失素也。蹢躅而屈伸。與機會相應變也。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蹢躅。而屈伸者。有期變也。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而反從人。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固雖背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駕步失節。則天理滅矣。無以故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

乎。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分。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分之內。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跿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是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俄然而自得矣。達之旋旋之間。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微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不可易也。故物聽明察知處。瞭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蛇謂風曰。予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鯤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蔽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忘其天與人。無所使。舉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

矣此乃聖人可以為夫勝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有所各安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適適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於紫極開堂也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汪然而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自足於選澤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明大之不識於小拘束也於是逡巡而卑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故小識大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蚿馳河也必不勝任矣各自分不可相為故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辯之以辯夫道無窮辯不能察詞

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住者去之可也。且子獨不聞夫詩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而失之。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先往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位。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豪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本士表曰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托非言則道妙何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物我為兩者之蔽耳

諸理齋曰此篇問答一節深一節莊子一部

惟此篇深言之禪書萬奈會不由此
其平生命脉細究便見至於文字奇
特淵玄尤須此老之筆
歸震川曰一論大通之理二論大勝之力三
論建命之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
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道

道教學術資訊網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世後樂是樂又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今奚為奚據奚遊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問此人者見是汲汲於身唯恐損傷而則是者乃今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

（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豈愚）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役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憒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適生然後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貴是我樂也）列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實故不用而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

德爲然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故當保身以爲經也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諰諰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趣者任性而行所樂亦然乃不免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依而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夫無依物耳爲之樂無爲而已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俗以經綸爲樂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爲之則有時而濁也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者芒乎芴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爲之象萬物職職皆從無職職猶也云職職也而皆以無爲爲用也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若有爲則有不爲矣人也孰能得無爲哉得無爲則無不無爲矣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未明而哭已通而止無所以謂罪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

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物皆先示有情然後尊卑理以說之巨倉雨粟項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沉自絕於產瞋之域而進用於憂樂之竟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

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

樂。其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鱮。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萬壑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

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攫達而指之。曰。唯子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歡乎。

若果養乎。子果歡乎。

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

食醯頤輔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
腐蠙千日之內一氣變化非死非生
腐蠙乎奚比乎不算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朱樂圃曰此篇不數百字而文更數樣奇怪

健古殆難湊泊

歸震川曰首言至樂在無爲只因生死關看

不破故多累次三段皆引達生死之

分者人生自適分量而已且一氣變

化終在陶冶之內何常有生死邪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陸德明曰以義名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奈何者命也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表事也

矣知止其分物隨其生生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守形太甚故生物乖生之來不能
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無悲夫世之人以
爲養形足以存生故彌養之而養形果不足以
存生養之彌厚則生死彌生則世奚足爲哉莫若放而任之雖不
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性分各自爲至理
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
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事奚足棄